

# 藝術史有時是一種戲謔和滄桑

大國之所以大，倒不僅僅是因為土地廣闊、人口眾多。若從人文的角度看，歷史的滄桑和深刻也構成了一個大國的基本元素。俄國便是這樣。在近現代百年的發展過程中，歷經了沙皇專制、宮廷的腐朽與黑暗、大革命的洗禮、蘇聯時代的滄桑、新時代的猶疑與徘徊。這一切，都在君士坦丁（Konstantin Bessmertny）的作品中有了體現。一百年了，看君士坦丁的佳作，如同閱讀一部俄國史，也是在解構那些耳熟能詳的意識形態術語和符號。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澳門藝術博物館的展廳展出君士坦丁的作品。

君士坦丁（Konstantin Bessmertny）是一位出生於蘇聯時代的俄國藝術家，曾經就讀過俄國不少頂級的藝術院校。不過，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他移居到了澳門，以自己特有的藝術視角觀察澳門、書寫澳門。在澳門藝術博物館舉辦的近期作品展覽中，他以特有的藝術手法去呈現了意識形態、歷史與人之間的扭曲關係。觀看這些作品，既是一種對歷史與思想符號的壓抑，但同時也是一種解放。如同馬克思所言：意識形態不過是一種虛假而顛倒的觀念體系。

## 放大的妖僧

在澳門藝術博物館的展覽廳中，君士坦丁的作品《拉斯普京》顯得尤為突出。整個作品，可以看作是拉斯普京的肖像，但是也因為篇幅的巨大，而令人有機會可以近距離觀察這個在沙皇末期一度呼風喚雨的人。君士坦丁放大了他，尤其是他陰霾的眼神和濃密的鬍鬚，讓這個僧侶顯得更加深沉。

君士坦丁放大了妖僧，同時也就將歷史的細節呈現了出來。觀賞者不得不去搜尋一下：這個拉斯普京究竟是誰？有一種歷史觀認為：俄國之所以走到今天這一步，所有的賬要算到沙皇頭上，這是羅曼諾夫王朝失敗而腐朽的統治，帶來了大革命的疾風驟雨，也留下了無盡的歷史創傷；而拉斯普京是沙皇末期一個重要人物。他是一個僧侶，以神秘主義進入了宮廷，用神秘的安魂、靈修取悅了沙皇夫婦，而且用催眠術幫助了皇太子治病。因此，他深受沙皇的信任。但是自古妖僧禍國，則必然天下大亂。不知收斂的拉斯普京干預政務特別是人事任命，與貴族女性通姦，導致俄國上流社會對其愈加憤恨。最終，貴族們聯合起來，處決了他。但是，一切似乎為時已晚。他給俄國造成的傷害，已經難以挽回，而他陰霾的眼神和鬍鬚似乎也在告訴後人：他不是最後一個。在後來的



《法式風情》



《東西之遇：愛與和平》



《煽動群眾》



《左即右對即錯》

紅色俄國史中，似乎很多人都是濃密的鬍鬚與陰霾眼神的結合：紅軍之父托洛斯基、肅反委員會創始人捷爾任斯基、臭名昭著的強力部門頭頭貝利亞等。似乎，冷酷構成了整個歷史的主軸，以至於《列寧在1918》這部電影中，列寧對稍有人道精神的高爾基說：不要讓憐憫的鎖鏈纏住了你。

## 意識形態都一樣

近世以來，意識形態的分野越來越明顯、越來越時髦。左與右、進步與保守，不同的分類，早就有了不同的政治力量和集團，也觸發了不同層面的政治博弈。每一種意識形態，有自己的忠實基本教義派，也有可以轉變立場的溫和派。但藝術家們顯然不將意識形態視為一種牢不可破的信仰。君士坦丁的作品便是如此。一組展出的系列作品《左即右對即錯》，用混合材料製作了手的造型，姿勢從左向右，也有從右向左。然而，在觀察作品時，君士坦丁用非常成功的造型和擺位，讓參觀者產生了這樣的疑惑：究竟左與右的起點是哪裡；似乎左與右沒有什麼不同。

左與右究竟同不同，是一個非常深刻的話題。在社會領域，兩邊的堅貞信徒從來不認為二者可以調和。在1950年代的韓戰中，韓國軍隊與官方在戰爭爆發前後，嚴厲處決和殺戮帶有任何左翼思想和色彩的人士，其造成的創傷至今影響韓國政壇。在蘇聯的大清洗時代，任何知識分子的自由思想，都會被加上一項你難以承受的罪名，然後被送進古拉格，再者就是遭到槍決。在拉丁美洲，左翼的游擊隊和右翼的政府軍常年於叢林、街道、城市中作戰。

不過要講究詞源，還是要上溯到歐洲史中。從1789年攻佔巴士底監獄開始，大革命時期的法國，右翼政權對革命者的鎮壓造就了「白色恐怖」這個在後來耳熟能詳的詞彙；激進革命者將一批批溫和派、保守派送上斷頭台，帶來了「革命暴力」的詮釋。法國大革命時，出逃的國王路易十六被革命者抓獲。他的生與死，交給了革命人民的議會——國民公會去決定。在討論是否處決國王時，支持的議員們坐在了左側；主張留國王一條命的則坐在右側；難以決斷的則坐在中間。從此，左右中的劃分開始大行於天

下。君士坦丁的作品，能夠令人想到法國大文豪雨果的小說《九三年》。在這部小說中，右翼的保皇黨和左翼的共和派，同樣殺戮，同樣暴力。所以，雨果在小說中提出了一個經典的重要命題：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所以，在《九三年》中，恰好也呼應了君士坦丁的作品：左右無異，對錯無異。

## 走回到人生中

君士坦丁的國度，經歷過一次次的巨大變革洗禮。大國的藝術家，其深刻顯得非常驚人。從1905年俄國革命到1917年大革命，再到今天，幾乎可以說，俄國的歷史就是世界的歷史，俄國的藝術史也就是世界的藝術史。在狂飆突進的意識形態年代裡，藝術家們失去了創作的自由，所以在後革命時代，藝術家們的思考也帶有了沉重的傷痕感。悲劇不能夠忘卻，也不能夠讓悲劇重演。這便是走回到人生中的藝術家們的思考。在君士坦丁的作品中，藝術史戲謔而滄桑，對現實的關懷、親民的風格，也成為理解歷史的特有方式。



《拉斯普京》



《你們中有一個》

# 「聲聲」不息的世界之窗 上海電影譯製廠迎來60華誕

「劇本翻譯要有味，演員配音要有神。」走進上海電影集團上海電影譯製廠，首任廠長陳敘一早年倡導的14字廠訓，始終掛在最醒目的那面牆上。60年一甲子，對於中國電影觀眾而言，譯製片曾經為中國社會從「封閉」走向「開放」打開一扇窗。進入21世紀，中國深化改革開放，原影片觀眾激增，同步上映的譯製片成了另一道風景。統計顯示，1957年4月1日成立以來，上譯廠60年間已譯製了1,500多部影片。一代代聲音和語言藝術工作者薪火相傳，「聲聲」不息，悄然改變着中國人的世界眼光。

## 打開眼界的一扇窗

時隔多年，九旬高齡的中國第一代「譯製人」、著名配音導演蘇秀依然還記得，1982年她擔任配音導演為《虎口脫險》設計的一個經典片段。當主角們在土耳其浴室內接頭時，哼唱着「Tea for two and two for tea」，其中所唱的「雙人的茶」起初被譯成「情侶茶」，但配音員用中文唱起來，總覺得不對味。後來是老廠長陳敘一反覆琢磨，發明了一個新譯法「鴛鴦茶」。20世紀80年代，普遍中國人與歐美地區的生活方式接觸很少，這部譯製片公映後，「鴛鴦茶」一度成了人們談論外部世界的代名詞。至於「鴛鴦茶」到底是紅茶還是綠茶，或者其他，其實沒人說得清。

在很多影迷心目中，上海電影譯製廠走過的60年，也是中國持續擴大對



上譯廠五代「配音人」群像。新華社



馬不停蹄的譯製片工作者在錄音棚內。新華社

外開放的60年。看譯製片開眼界，曾是社會上的普遍共識。從上世紀50年代的《鄉村女教師》、《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王子復仇記》，到70年代的《音樂之聲》、《追捕》、《佐羅》，再到80年代的《大篷車》、《虎口脫險》、《茜茜公主》。譯製片一度成為中國人了解外部世界的最佳渠道之一。「上世紀80年代初，有大學生寫信到廠裡，稱『我的靈魂是譯製片塑造的』，當時我們都嚇了一跳，但再一想就明白了，那時，譯製片對中國人而言是一份難得的文化大餐。」蘇秀說。

曾學過譯製技術的新聞人曹景行感慨：「每次坐在譯製廠放映間的摺疊椅上，通往世界的窗戶就打開了。」那是人生中無法複製的啟蒙。

## 有味有神薪火不息

「活着，還是不活？這是個問題。」中國人心中最經典的英國電影《王子復仇記》誕生於1948年。1958年，上譯廠成立不到一年，就籌

備譯製這部作品。在工作人員的記憶中，遇到重大題材，廠裡會向資深舞台劇演員「借兵」，《王子復仇記》就是如此。當時中國電影界公認的「王子」——孫道臨，被邀請為哈姆雷特配音。如果說，「王子」孫道臨和老廠長陳敘一將莎翁原作的「詩性」表達得淋漓盡致。那麼，邱岳峰、尚華、畢克、于鼎等老一輩配音藝術家，則被觀眾譽為「完整呈現了聲音藝術的神性、魔性和人性」。

近日，在上譯廠成立60周年系列活動「譯聲情懷」朗讀會上，配音界後輩紛紛誦讀文章，緬懷已故配音前輩的風範。邱岳峰不辭辛勞配出了《簡愛》中最經典的羅切斯特片段；陳敘一在全國獨創了配音「鑒定補戲」流程；畢克與高倉健建立了中日之間惺惺相惜的「配音情」。年近八旬的著名配音演員劉廣寧也來到現場，她用那與青年時幾乎無二般的聲音說：「配音的要訣，其實不在於你聲音的好與壞，而是在於能不能『以聲傳情』。」

今天的中國，新興的聲音藝術產業作為文化產業的組成部分，正加快佈局。儘管譯製片已不再是觀眾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渠道，但譯製人還在不斷探索，比如實現「演員聲音、形體的同步抓取錄製」，規劃為中國影視作品直接配上英語台詞等。上譯廠的青年配音演員們可能會是銀幕上的哈利波特、蝙蝠俠，也可能是功夫熊貓、憤怒的小鳥等。「譯製片要忠於原著，這個原則今天仍然適用。」陳敘一的外孫女倩妮「繼承」了外祖父的一部分聲音藝術傳統。她現在是一名電視節目主持人，同時也是支持譯製片事業薪火相傳的志願者。

在「每個人都能玩配音」的時代，數以萬計的「粉絲」通過下載具有模仿功能的移動終端軟件，用自己的聲音配音，向自己熱愛的配音前輩致敬。「粉絲」中的有些人可能成為配音「群演」，而更多人懷着敬畏之心，繼續將譯製片奉為了解世界的神奇之窗。

文：新華社

# 19世紀歐洲古典油畫展 亮相青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奕霞）19世紀歐洲古典油畫作品展日前於青島城市藝術館開幕，共展出了114幅創作於19世紀的歐洲油畫作品原作，此次展覽作品的作者們被當今的國際收藏界稱為「大師之外的大師」，展覽將持續至本月29日。

據此次展覽策展人于峰介紹：「19世紀歐洲古典油畫展」所有參展作品都不可複製，均是孤本。作品較為全面地展示了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這一階段歐洲油畫藝術創作面貌，藝術家生活狀態和審美趣味。展覽為我們展現了藝術花園中那些未被了解卻同樣嬌艷的花朵。

據介紹，19世紀是歐洲古典油畫發展的最鼎盛時期，也是和古典油畫與科技衝突最激烈的時期。在一個特殊的時期，東西方都在對自身的文化進行反思甚至是顛覆。當時的西方古典油畫已不再執着於技術上的描繪，無論傳統技法還是直接畫法，藝術家對於空間、造型、光色的把握已嫺熟自如，且在真實接近自然的基礎上加入了心理的訴求，形成了這一時期作品的獨特魅力。

此次展覽由青島出版集團、德才集團和中歐齊魯文化經貿促進會聯手打造，希望借助展覽讓青島市民能夠近距離地感受西方古典油畫文化魅力和技法特質，進而提升帶動城市的油畫創作理念和水準。



《少女肖像》



參展作品均是不可複製的孤本。